

一、经济理论

论支配和制约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 ——兼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

乍看起来，古今中外支配和制约经济生活的因素差异不小，且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相去甚远或截然相反的结论。但是，只要细想一下，不管支配和制约经济生活的具体因素差别多大，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换言之，任何经济都是受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体系、某种经济形态的一般经济规律体系、一定的自然条件与特定的社会条件这四大方面因素所支配和制约的。经济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四者的内在联系及其有机结合的最佳方案和途径。本文拟就此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人类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只有一条，即“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这至少是对马克思原著的片面理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有两大发现，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①。其中前者既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又是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经济规律，后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者是运用前一“发现”而深入研究资本主义所得出的结论^①。马克思著作的细心读者不难看出，支配和制约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只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条经济规律，而是由供需规律（生产与消费规律）、节约规律、科技进步规律、按比例规律、分工协作规律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所构成的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体系。

1. 供需规律或生产与消费规律。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要，乃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任何经济活动的有机统一体自身。首先，无生产则无供给，也就无消费可言，而任何生产或供给永远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是互为对方的同一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②。一方面，任何生产均必须消费一定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生产要素，所以，任何生产过程均为消费过程，另一方面，任何消费也是生产，只有经过各生产要素的消费才能生产出一定的产品。从个别或某一消费而言，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消费似乎与生产无关，但就社会经济和再生产而言，这种生活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因为实质上属于生产要素的生产。其次，供给与需要、生产与消费之间是互相决定的。一般说来，生产和供给决定消费和需要，包括消费或需要的总体规模、品种结构和消费方式等均由生产或供给决定。但消费或需要反过来也决定生产或供给，因为消费或需要在水平、规模、品种、方式等既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终结，也是另一新经济活动过程的起点。最后，生产和消费、供给与需要互为动力，生产不仅为消费提供消费资料，而且在产品的性能、式样、品种等方面刺激和促进消费，反之亦然。总之，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要，两者必须互相适应，互相平衡，经济活动方能正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的有关论述。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第 93 页。

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这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之一。

2. 节约规律。古今中外，经济一词均含有节约之义。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即节约学，节约规律即效率规律。一般说来，如果不能节约或提高效率，则任何经济（古今中外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均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即使战争时期有所例外，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保卫和发展经济）。马克思在评述李嘉图有关节约问题论述时曾指出：“李嘉图也说真正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① 马克思还说：“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最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② 他所说的“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时间也就意味着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愈发展，社会愈进步，节约规律的作用愈大。“时间的节约，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③。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节约规律均为一切经济最重要的规律。^④

3. 科技进步规律。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它渗透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各要素之中。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任何劳动者均有一定的科技知识（这是从猿到人的分水岭），而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待开发的处女地和矿藏乃是潜在的劳动对象除外）无疑含有一定的科技因素。体现在生产关系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相关的上层建筑，除了必须运用一定的自然科技进步成果之外，还有一定的社会科技进步。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 年 第 3 分册 第 281 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 3 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 年 第 364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120 页。

参见拙作《论节约规律》，《求是学刊》1997 年第 5 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1997 年第 12 期。

科技进步是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综合指标，其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大。当今之世，科技进步不仅是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发展与成败的基本因素，而且是民族盛衰、国家存亡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全面认识和充分运用科技进步这一普遍的经济规律。

4. 按比例规律。任何事物都是按一定比例构成的，经济当然不能例外。生产某一产品需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原材料、生产工具，且其数量、质量、品种、规格和技术等均须有符合要求的水平和结构比例，方有可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国家的国民经济运作，也同样存在着按比例这一客观规律。“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①。“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②。诚然，按比例这一普遍的经济规律，其客观要求和作用视不同品种、企业、行业、部门、国别及其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别。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条件与结构日趋复杂，按比例规律的作用不断加强。

5. 分工协作规律。分工与协作“是各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③它渗透到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各个方面。诚然，其形式、内容、性质、作用及发展水平与结果有别，甚至差距相当大，但任何经济均受分工协作规律的支配与制约，且一般说来，它的深度和广度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复杂而不断发展的，这是与节约规律、科技进步规律和按比例规律等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康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3页。

客观要求一致的。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分工协作规律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真正的社会分工是与商品货币关系密不可分的），而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则是实现分工协作规律客观要求和发挥这一规律积极作用的最为有利的经济形式，至少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然经济。^①它阻碍了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

6.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这既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②，又是一条人类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人们对“生产力性质”有不同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它解释为生产力水平，我认为应为“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力特点”，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性质”一词在外文是含有特性、特点等意；二是同一生产力水平下不同部门、行业、品种因其生产力特点而必须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体现生产关系的经济管理体制。可用“量体裁衣”来比喻这一规律。“体”的含义有二：一是人的高矮胖瘦，相当于生产力水平，二是人的性别、年龄、宗教、习俗和个人偏好，相当于生产力的特点。“衣”相当于生产关系和体现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如同裁缝师傅既要量穿衣者的高矮胖瘦又要问清楚穿衣者的特殊要求才能缝制令穿衣者称心如意的服装一样，经济学家在寻求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及体现这一关系的经济体制和有关政策措施时，除了必须充分认识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外，还必须搞清楚不同国家、地区、部门、行业、品种的生产力的特性，方能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找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对策。值

参见拙作：《论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济评论》1994年第1期）《斯大林的经济体制》（《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试论苏联的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观》（《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1期）和《要害在于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商学论坛》1998年第1期）等。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得注意的是，上述六条人类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任何一条规律均不能单独存在和发生作用，而缺其中任何一条规律则其它规律也难以存在和起作用。这正如一个人是由骨骼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一样，缺一则人的生命就终止了。所以，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和综合运用这个普遍经济规律体系。这是研究任何经济问题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二、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一般经济规律体系

迄今，人类社会只有两大类型经济形式，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或称商品经济）。相对于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体系，这两大类型经济均有各自的特殊经济规律体系。自然经济虽在一些国家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总的来说它已成为历史，尽管它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而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形式。因此，在这里我们对自然经济一般经济规律体系略而不谈，仅就市场经济的一般经济规律体系作一简要的概述。

1. 不同的独立生产者。综观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状，不同的独立生产经营单位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和氏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奴隶主农场、封建庄园及个体农户和手工业者到现代社会的企业、公司和国家（但国家仅限于与外国或外国商品生产者进行商品交换）。只有独立的生产者方能将自己的产品与他人交换，从而使之成为商品。这是商品交换和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统一的大工厂”，企业仅为“大工厂”下属的具体分支机构，如同车间、班组一样，不是独立的生产者，因而改革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存在着真正的商品货币关系，故无市场经济可言。所以，不同的独立生产者既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前提，又是市场经济的一条普遍经济规律。

2. 与商品货币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分工。如所周知，分工可分为两大类，即本经济单位内部的劳动分工和与商品交换相联系的社会分工。前者古今中外均有，但同一经济单位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而后者则为不同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只有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才得以存在和实现。市场经济是和这种社会分工同步产生和发展的。所以，这既是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又是市场经济的一条普遍经济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工”，实质上是同一经济单位内部的劳动分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因为它内部实质上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

3. 价值规律。众所周知，这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的普遍经济规律。它贯穿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所有经济环节之中，并支配和制约着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为这是普遍公认的，就用不着多费笔墨了。

4. 竞争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价值规律派生出来的市场经济的一条经济规律。任何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盈利率，无不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提高商品质量以占领和扩大市场。否则，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对手击败。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也是这样。凡有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地方，就不能不存在竞争规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规律的作用不断扩大和日趋激烈，其手段也愈来愈多，包括资本、科技、人才、管理及政治等各个领域。

5. 供求规律。任何商品生产者均按市场需求而生产，出售商品是商品生产经营运行“致命的飞跃”。因此，市场需求是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导向，而消费者则在市场上自由选择价廉物美的商品。市场需求的变化通常是通过价格的变动表现出来的。供给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均受竞争规律的支配和制约，因而供求之间通常是波动的，但在较长时期内，在总体上

供求是平衡的。如果供求之间不平衡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即供求之间矛盾（通常是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剧烈时，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诚然，这种危机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之后）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6. 相应的管理体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商品生产者是自己决定其经济行为的，彼此之间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为了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其自身要求一套合理的运作规则。这些规则或法规，早期是逐步形成的习惯，后来逐步由国家或国际有关组织制定出成文的法律或协议。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这种管理体制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且在不同国家、地方、部门、品种等因其各自的条件、特性等有别而异，有的甚至差异颇大。

如同前文所述人类社会普遍规律体系一样，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也有其自身的一般经济规律体系，且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市场经济一般经济规律体系中，各规律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三、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是一切经济活动不可感缺的重要因素，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体现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均有重大的影响。

自然条件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及地理方位等，均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自然资源是一切经济的原始劳动对象，就经济总体而言，没有一定的自然资源则无劳动对象，舍此则无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可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的富裕程度，决定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有利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然资源愈丰富，其经济发展愈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该国自然资源的构成，也通常直接影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气候（包括雨量和温度等）也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经济发展及其结构，虽然对不同的经济部门的影响程度有所区别。一般说来，对工

业部门影响较小，对农矿业部门的影响较大。广东气温高、雨水多，宜于种植亚热带作物，香蕉、龙眼、荔枝等水果发育茂盛，但在我国北方则无法种植这种作物。反之，一些宜于北方气候的作物，在广东也难于立足。

不同的国家因自然条件的区别，不仅经济结构不一，而且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美、日两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相去甚远。美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为日本的几十倍，造成两国的农业政策大为不同。美国因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实行鼓励休耕的政策，并通过出口补贴等政策措施支持农产品出口，而日本则因人多地少，实行保护耕地和整治土地政策，大力扶植本国的农产品生产，并程度不同地限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特别是大米的进口。

至于社会条件 包括政治、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条件，也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体制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历史条件不仅在生产力的基础水平及其发展等方面起作用，而且历史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习惯，也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延续性，而这又对经济体制无疑有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例如，同属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国劳动者和雇主对“跳槽”和“炒鱿鱼”习以为常，而日本则盛行终身雇佣制，两者均各自对提高经济效率有良好的影响。美国社会福利保障程度较低，而西欧 特别是瑞典等北欧国家 则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著称于世。究其原因，社会条件有别之故也。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条件差异程度不同地导致了经济体制的差别，且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结构等方面有颇大的影响。

总之，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特性决定着国情特点，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生活和经济体制。

四、关键在于善于把四者结合起来

现在，研究任何经济问题，要害在于把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

体系、市场经济一般经济规律体系与特定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因为它既有利于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有助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否则，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实践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且会导致严重错误和后果。

为此，必须防止和反对下述两种错误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其一，置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于不顾，把一般经济规律到处硬套。这是一种不科学的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一般经济规律固然是不能违反的，他国成功的经验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但必须与本国、本地区、本部门、行业品种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古今中外这类教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例如改革前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特别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的论述）硬套到其未具备必要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致使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死气沉沉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自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①。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些人走到了另一极端，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那一套不加分析地拿来衡量中国经济的标准，这实际上与前者是异曲同工。

其二，只讲本国（或部门、地区、行业、品种）的实际条件，置人类普遍经济规律体系和市场经济一般经济规律体系于不顾。这是另一种片面性，假借本国或本地区的特殊情况，拒绝并否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至少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即使某地区、某单位一时据此取得了某些成果，但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① 参见拙作：《论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济评论》1994年第1期）、《斯大林的经济体制》（《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试论苏联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观》（《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1期）和《要害在于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商学论坛》1998年第一期）、《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经济学情报文摘》1999年第2期摘要）。

正确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现一般规律与特定条件的统一。只有吃透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体系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经济规律体系，摸清本国（部门、地区、行业、品种）的特定条件及其变化，针对有关问题，实行相应的切实的对策，方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至于某经济分支学科、国别、地区、部门、行业、企业、品种及其不同时代的具体经济问题研究方法，则需另作专题研究。

（《求是学刊》1988年第4期，《经济研究情报》1999年第3期）

论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体系

迄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常只说“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有悖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其实，人类社会普遍的或一般的经济规律不只一条，而是存在着一个客观经济规律体系，它是由供需规律、节约规律、科技进步规律、按比例规律、分工协作规律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组成的有机整体。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一、供需规律

供给与需要是任何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供需规律即生产与消费及其相互联系的经济规律。如所周知，任何人均须吃、穿、住、用方能生存，而为供给这些必不可少的生活消费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是供给的别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生产或供给都离不开一定的目的，即满足一定的消费需要，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需要，否则，就不成其为生产或供给了。换言之，没有生产就没有供给，则消费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也就无消费可言，而没有一定的消费需要，则生产或供给只能是无目的的活动，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总而言之，供给与需要，生产与消费，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有机统一的经济活动本身，其内在关系正是供需规律的基本内容。

生产或供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在人类社会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其性质、内容、形式、规模、水平、速度等差异颇大，因而须作专门研究。但在探讨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

体系时，所研究的生产或供给只能是生产一般或供给一般，而不是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的生产或供给。“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均无从设想。”^①任何生产或供给均具备下述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一是物质生产力及其相应的构成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诚然，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生产部门，特别是一些特殊产品（商品）的生产，除了一般的生产力要素外，还要有一些特定的要素与条件；二是生产关系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要有由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方能进行一定的生产活动。同时，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相应的上层建筑，是确保生产或供给活动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保证和社会条件；三是一定的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这也是任何生产或供给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后文还将探讨，这里从简。

需要或消费也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但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主要是需要一般或消费一般。它可分为两大类，即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前者包括个人、家庭消费和一定的集体（集团或公共）消费。任何人生存起码要消费一定的物质资料，不管这些消费资料是劳动产品还是自然提供的。个人和家庭消费古已有之，一定的集体消费也是如此，从原始社会的集体住所、祭拜图腾的祭品到现代社会公共工程物品（如桥梁、道路之类）均属集体消费品。至于生产消费，通常是指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消费，除了劳动力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8页。

之外，从原始社会的木器、石器到现代社会各种生产用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均属此类。就直观用途或理论抽象而言，对消费或需要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分类，且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或科学性。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的消费情况则很难划分清楚。例如，煤、电一类产品，既可作生产消费，也可作生活消费。更有甚者，劳动者及家庭的消费，通常划为生活消费固然无可非议，但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再生产的角度来说，则显然属于生产消费范畴了。为此，显然须对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生产与消费 供给与需要 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约束而又互相促进的有机统一体。无生产则无供给，也就无需要或消费所需的资料，因而无需要或消费可言。而无需要或消费，则供给或生产就无目的，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了。一般说来，生产或供给决定消费或需要。其理由是：(1)在经济活动的程序上，生产在先，消费在后。就一个经济过程而言，前者起点，后者是终点；(2)生产力的水平、规模、品种、结构和质量等决定消费的相应方面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显而易见的；(3)生产关系决定消费关系，即生产资料及其运营或占有的性质决定产品消费的性质和方式；(4)生产是决定或诱导消费的动力，这在新产品对刺激消费欲望方面尤为突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反之，在一定意义上说，需要或消费也决定供给或生产。其一，劳动者及其子女的消费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也就是一种生产基本生产要素的消费，舍此则无生产可言；其二，生产资料的消费是任何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否则也就没有生产；其三，消费创造

生产的动力，并诱导生产的发展变化；其四，需要或消费的性质和方式也反过来决定供给或生产的性质和方式。所以，供给与需要，生产与消费，是同一有机整体的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决定、互为手段和互相创造。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①二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为手段和媒介。尽管两方各自处于对方之外，但它们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双方互相创造对方，前文已述，不复。“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是直接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一一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后是在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

这里所探讨的是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体系中的一条规律，即供需规律或生产与消费规律。至于其在不同经济形态、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固然十分重要，但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3—94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6页。

另作专门研究，在此无法展开论述。仅说一句，在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大经济形态中，后者比前者对供需规律的认识与运用要全面、深刻得多，其效果也好得多，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也无疑在不断提高，成效也不断增大。

二、节约规律

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即节约学。我国古代文献里，经济一词的含义相当广除了“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等通常的含义外，还含有节约之意，到今天，经济一词的含义更宽了，但仍含有节约之义。在西方，经济一词源于古代希腊语 *oikonomia* 始见于色诺芬所著《经济论》一书，原意为家政管理，但其中也含有节约之意。一般说来，近代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著作则对斯密的理论原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在评述李嘉图著作中关于节约问题的论述也曾指出：“李嘉图也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① 马克思还说：“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最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②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所用的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节约当然包括这两类劳动时间的节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劳动时间愈节省，生产经营所耗费的费用或成本就愈低，而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产品率（剩余价值率）则愈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剩余产品率或剩余价值率愈高，则积累率愈高。没有节约则无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节约的程度和速度愈低，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愈慢。所以，就社会经济而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 第28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第364页。

言，节约意味着社会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合理配置程度和利用效率的提高，而不局限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活节俭。可以说，经济即节约，也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或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别称。

综观古今中外的经济活动，不难看出，节约规律是一切经济活动最普遍、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换言之，凡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不能没有节约规律

首先，节约规律是与人类社会经济同时产生的，且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与日俱增。从猿到人的界限在于是否学会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活动。猿属于普通动物，不会用工具进行劳动，而人则会使用工具（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从事食物生产。恩格斯引用研究史前问题的伟大学者摩尔根的话说：“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① 我们的祖先使用原始工具（木器、石器）以使用较少的劳动时间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主要是生产食物），这既标志人类及其生产活动的起步，也是节约规律作用的最初表现。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主农场、封建庄园、个体农户及统治阶级的国家均程度不同地注意节约与资财利用率，且比之原始社会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有意识地讲求节约成本的主要是商品生产经营者，包括专业性的手工业者、大小商人及高利贷者。尽管他们带有相当浓厚的封建色彩，然而能否节约成本关系到其成败存亡，因而不能不重视节约，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取得了优势地位之后，对节约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才有了质的巨大飞跃。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则将更重视且更有可能认识和运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页。